

[美]吉拉尔·维利埃 著 陈可人 译

刺杀拉·甘地

● 一桩震惊世界的暗杀事件纪实



刺杀拉·甘地

一部震撼人心的印度独立运动史
一部惊心动魄的印度独立运动史





利长利短

● 中国第一家财务软件公司

内 容 提 要

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仅以几秒钟的时间差幸免于了一场血肉横飞的大谋杀。

然而，这几秒钟的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暗斗、色情和超国际的间谍战。为此，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印度的保安部门纷纷出动，各显神通。一时间，职业杀手云集，间谍特工横行，演出了一幕幕血淋淋的恐怖与反恐怖的活剧。于是职业杀手莱尔·幸格和阿芒·幸格双双毙命，美女范德拉被赤裸裸地钉上木板墙，克格勃收买的印度特工人员竟丧生在美国间谍的枪口之下；暂为父亲报仇而谋杀拉·甘地的桑蒂常以女人献身作诱饵，自己却可悲地死于她豢养的眼镜蛇的毒牙……。

本书情节真实，悬念迭生。谋杀伴随着阴险的色情，爱恋中又隐藏着血腥的杀机；善良与邪恶，阴谋与暴力在印度次大陆上向您展示出一幅不可多得的画卷。

本书一经出版便轰动世界，堪称纪实性惊险小说最新杰作，令你一读不忘。

(吉)新登字05号

刺杀拉·甘地

CISHALA·GANDI

【美】吉拉尔·维利埃著 陈可人 译

责任编辑：张秀枫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新大林大街副136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125印张 2插页
140000字

辽源市彩印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册 定价：3.70元

目 录

第一章	杀手，在深夜出现	(1)
第二章	情报，一个危险的信号	(20)
第三章	初识范德拉	(35)
第四章	涉足险境	(46)
第五章	神秘的幽会	(59)
第六章	密 探	(64)
第七章	交火便有流血	(72)
第八章	谋杀露出端倪	(83)
第九章	第二个杀手	(98)
第十章	D—32号	(108)
第十一章	美人儿和她的独臂司机	(116)
第十二章	她被赤裸裸地钉上木板墙	(128)
第十三章	寡 妇	(138)
第十四章	血腥的报复	(146)
第十五章	阻止谋杀	(162)
第十六章	先下手为强	(180)

第十七章	牢房里的眼镜蛇.....	(190)
第十八章	离行刺还有 24 小时	(198)
第十九章	线索中断.....	(205)
第二十章	炸弹在假肢里爆炸.....	(217)

第一章 杀手，在深夜出现

在房间里，莱尔·奥贝洛瓦斜倚窗沿，逗急了一只肥硕的蟑螂。观庙饭店俯瞰着整个金庙。方方正正的白色楼房，颇似隐修院，簇拥着一个方圆百十米的大水池。立方形鑲金圣堂就位于水池中央，十分小巧。白色大理石天桥连接着圣堂和那环抱水池的白色大理石甬道。

一群人神色庄重，离开了圣堂向前缓步履去。

一位蓄着大胡须的教士，一身白装，只是扎着一方黑色头巾，引着一台漆金大轿，轿里安放锡克教徒的圣书——《元经》，轿后尾随着另一些教士和司乐的拉格们。这队人走过连接天桥的最后一个桥拱，向另一圣所阿卡尔·大卡特寺走去。圣书在那里将放到第二天拂晓。

月光洒在圣堂的穹顶和金色的墙壁上，显得缥缈欲仙。但是面对着这片诗情画意，莱尔·奥贝洛瓦却无动于衷。他一心惦记着他们约会的时间早到了。

悦耳的音乐通过几十只喇叭直冲着寺庙播放。和每天晚上一样，到10点整方才停播。第二天凌晨四时请回圣书时，音乐复又响起。这期间，教士们先是在阿卡尔·大卡特寺里继续诵读圣书，然后再对外开放，供人瞻读。每当阿卡尔·

大卡特寺关门时，那环抱水池的白色大理石走道以及其它一些地方却成了朝圣者全天都可以涉足之地。

这却使莱尔·奥贝洛瓦遭殃了。

他转过身，目光落在一位少女身上。她睡在一张很大的查波瓦木床上^①，着一件浅绿色的沙丽，丰满的胸脯不停地起伏，似乎有意在撩拨他。

莱尔·奥贝洛瓦一下子感到喉咙火辣辣的，他走近木床，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她身上袒露的地方。那少女半睁着双眼，惺松地望他一眼，显得格外温顺。天一黑，她便是他的了。范德拉在家里三姐妹中排行第三，她父亲是位可怜的吉邦刀^②商人。他常跟莱尔·奥贝洛瓦做交易。范德拉事先被贱卖了，因为她父亲从来没能攒下钱与她备嫁妆，所以就不让她结婚。莱尔·奥贝洛瓦提出把范德拉带到德里，在他开的纪念品商店里找份活干。她父亲乐呵呵地答应了。她在那儿，管吃管住，每月还能赚四十卢比。奥贝洛瓦当场向她父亲付了她两个月的工资。

莱尔·奥贝洛瓦俯下身体，隔着内衣，摸着她的胸部。范德拉翕动着厚厚的双唇，一双黑溜溜的眼睛顿时充满了野性。莱尔·奥贝洛瓦心中立刻燃起了欲火。一番欢爱，他尽情地吸了口气，一骨碌坐了起来，冷静地思考起他那些正经事儿。他穿好衣服，带了手枪鼓鼓囊囊的，他就在库塔衫^③上拴了根皮带。这枪是巴基斯坦土制的一响手枪，从不离身。他向

① 查波瓦木床：是一种木框帆布带床。

② 吉邦刀：是锡克教徒传统的匕首，刀呈弯形，刀口锋利。

③ 库塔衫是 kurta 之音译，是一种很长的，腰部开叉的衫衣。

窗外瞧了一眼。

正方形的大水池中央耸立着圣堂，池水映着月亮。破晓，朝圣者顺着时针的方向接踵而至，大理石甬道此时却空空如也。一幢幢楼房俯视着甬道，四周一片昏暗，只有阿卡尔·大卡特寺里还亮着几盏灯，几位教士正在那里念经。

在东面，几乎在观庙饭店的正面，高耸着两座黑色的塔楼，犹如两个僵直的鬼怪，上面布满了印度部队在1984年6月攻打金庙时留下的弹痕。

这座平静、宁静的建筑物让人感到一种虚无缥缈的和平。白色的夜光大钟，边上镶上一圈绿色，挂在金庙主要入口处，在冷冷清清的广场上发出微弱的光亮；乞丐们睡在散场了的市场上，蹬三轮车的人蜷缩在自己的车里，一头拴在寺外墙边的母牛，正喇喇地反刍着草料。牛尽管是至圣的，但牛粪是没有权利进入锡克教和印度人的寺庙的围篱。

在阿姆利则，人们睡得很早。

莱尔·奥贝洛瓦轻轻地推开房门。由于有一层一层的金属板隔着，所以开着采光窗洞。因此，一只昏暗的灯泡居然一下子把三楼都能照到。房里的家俱陈设得十分简单：一张旧查波瓦木床、一面镜子和一盏灯，外加一条被子。此外便是老鼠和蟑螂。观庙饭店的房东由于同情锡克教极端分子，在金庙被围攻期间，把最上两层让给了他们，他们就在那里奋勇阻击了政府军，政府军当然不会放弃反击。结果，最上两层楼被打得残破不堪……

莱尔·奥贝洛瓦闯入一座又陡又窄的楼梯，吊住当作扶手的绳索。他每走一步，嘴里都禁不住地骂娘。他本来可以

住到别处去，但是观庙饭店的房东想把吉邦小刀卖给他开在德里的店铺，以便向他多勒索几个卢比，因此硬是把他拉到他家歇脚。另外，他这次到阿姆利则来的正式理由是带一些吉邦小刀回去卖给游客。

他来到接待处。夜间值班员歪在一张旧椅上，正打着呼噜。莱尔·奥贝洛瓦马上离开，遁入一条通向金庙的小巷。他要急忙赶第二天上午6时32分去德里的火车回去。他这次除了吉邦刀的买卖外，还带了一些从阿富汗搞来的海洛因，几千卢比眼看就要轻而易举地到手了。每克四百卢比！他穿越大挂钟前的广场，进入寺庙内的门廊。一个打着瞌睡的锡克教徒在人们放鞋子的小间里值夜。莱尔·奥贝洛瓦光着双脚，头上裹着头巾，趟过净礼池，池水和温热的空气相比较，显得冰凉了。两个迟来的朝圣者恰好在门廊下铺开睡袋。还有十几人在通向金庙大池的大理石甬道上，席地而卧，一个个裹着被子，睡得死猪一般。一间休息室免费向信徒们开放，但有些人打老远赶来，在这块锡克教最神圣的地方舍不得浪费一分半秒，在这里度过的分分秒秒对他们来说都是何等的宝贵！

莱尔·奥贝洛瓦蹑足行走在还有点温热的白色大理石上。他经过一棵俯身守着水池的圣枣树，跨过好几个熟睡着的人，试图回到连通环着水池的那座楼房的小楼梯。金庙里的神职人员、看守、乐师、厨师以及他们的家眷都住在那里。“啪”的一声使他回过头，原来，不是什么锡克教徒在净手，而是一条鱼跃出了水面。

他沿着楼梯，一直爬到三楼，攀上一座平台，然后又向

右拐，在面向挂钟塔尖绿色大门前站住脚。莱尔·奥贝洛瓦试了几次，都没能把门打开，门反锁上了。他的脉搏愈跳愈急，夜光的钟摆指着10时20分。他到得很准时。他对将要会见的人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会带来新德里的消息。正常情况下，现在大概已在门里等候他了。莱尔·奥贝洛瓦焦急地在门扇上轻轻地叩了几下，却又害怕打破这夜的宁静。此时，他第一次怀念起那恼人的音乐。

他蹲在黑暗中，苦心琢磨着。和他约会的人可能迟到了。由于他蹲着，所以从寺内看不见，何况到了这个时辰，人们都睡了。寺庙开着门，纯粹是为了尊重风俗习惯。他想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开始怀念起范德拉。在德里，他将她看作侄女。在邻接金庙的市场上，他为她买了她生平第一件丝绸沙丽，她马上骄傲地穿上，如获至宝，就是连睡觉也舍不得脱下。他将她安顿在离帝国饭店不远的纪念品商店的后间，每次回家前，便和她厮混在一起，寻欢作乐……

莱尔·奥贝洛瓦猛地抬起头，意识到自己打瞌睡了！时针正指着10点45分。他一跃而起，试着把门打开，然而大门依然紧闭着。他犹豫了，如果他没有取到情报，两手空空地回到德里，肯定要麻烦的……他甚至连约会人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陷入了苦思。突然他听见楼梯里有说话声。他呆住了，心跳飞快，又蜷曲在一旁。平台上出现两个人影。两个大胡子，扎着桔黄色的头巾，上着一件库塔衫，下着沙瓦裤，一条肩带把吉邦刀系在腰间，赤着双足。其中一个身上还挂着一一条很长的带子，是用摩托车车链一节一节拼成的，象是一

条巴洛克式的子弹带。另一个拿着手电，直照着莱尔·奥贝洛瓦。莱尔·奥贝洛瓦暗暗抱怨：要是早点想到假装睡着，他们也许会把他看成为朝拜的。

“你在这里干什么？”一个人慢条斯里地问着，于其说是在发问，倒不如说是感到惊讶。

“不干什么，”莱尔·奥贝洛瓦嘟哝着，“我在找地方睡觉。”

“你干嘛不睡到下面去？”

“人太多了。”

“从哪儿来？你不是我们的人吧？”

“德里，”莱尔·奥贝洛瓦说道，“是，是的，我是锡克人，可打去年以来，我剃掉胡须。我住在博卡尔。”

1984年10月31日英迪拉·甘地遇刺以后，印度人激起了对锡克教徒的仇恨，他们残酷地屠杀了好几千锡克教徒。一些幸存者也是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不让人认出他们不是印度人，他们便刮了胡须剃了头。莱尔·奥贝洛瓦说得一口流利的旁遮普邦话，所以可能会被当作一名背了教的锡克教徒。

然而，两名看守对他的解释似乎并不满意。两人一阵耳语，拿电筒的对他发话：

“跟我们走一趟。你大概是个小偷吧，或是罪犯调查局的密探。”

“去什么地方？”莱尔·奥贝洛瓦不无恐惧地问道。

“楼下，值班室。”

莱尔·奥贝洛瓦很不情愿地朝楼梯走去。其中一位怀疑地问道：“怎么，你就穷成这样？连个睡袋也没有？”

在寺庙里席地而卧的人都带着一只睡袋或一条被子。问得如此出其不意，他很窘迫，没有回答。他顿时虚汗淋漓，衣服都粘在背上，心提到了喉咙口。他进入一架狭窄的楼梯，他明白人家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锡克教学生联合会。这是一个绝顶的极端分子组织。他们是反抗英迪拉·甘地部队中的幸存者，一心梦想报复渎圣者，在他们看来，攻打金庙是闻所未闻的对神的亵渎行为。

这三人来到大水池边。突然，莱尔·奥贝洛瓦如离弦之箭，夺路而去，踩着大理石路面，飞一般地朝东面出口处跑去。那边是几家市场以及一些废弃的房舍，他可以在那里藏身。

“站住！”一个看守叫喊着。

逃命人跑得更快了。地上的人睡得横七竖八，他只能游移其间。两个锡克教徒也在奔跑，可是他们太长的沙瓦裤显得碍手碍脚，莱尔·奥贝洛瓦领先一点。他一过遮挡女人用的木屏风，就左拐，穿过饰满还愿物的拱顶，在连接金庙的寺房的楼梯里攀登着。

他身后的人声嘶力竭地叫喊道，两名看守想叫救兵。莱尔·奥贝洛瓦跑个不停，不时回头看看，距离越拉越大，眼看就要出寺庙了。可就在这时，他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他一身古里古气的穿戴，有点可笑。这是一位锡克教老人，满面银须，光着脚，穿一件长衣，手持长矛。

莱尔·奥贝洛瓦差一点没撞在长矛的刃口上。尼盎^①们

① 尼盎是 nihangs 之音译，意为“看守者”。

夜以继日地监视着，不让那些光着头，穿着鞋的朝圣者进庙。一个躲在黑影中的尼盎听到那两个锡克教徒的呼叫。莱尔·奥贝洛瓦一动不动地站着，那支长矛对准了他的喉管，他禁不住一阵恶心，直想呕吐。追踪他的那两个人这时也赶到了。一个用摩托车链绕着他脖子，拼命勒紧。莱尔·奥贝洛瓦被勒得半死不活，倒在地上。他们又加以拳打脚踢，同时不停地挥舞着铁链，抽打着他。莱尔·奥贝洛瓦鼻子给打裂了一个口子，狂嚎着。直到他们认为他已受到足够惩罚时，才住了手，逼着他自己爬起来。

“过来，不要再指望逃跑了。”开口的是那个手持电筒，斜扎着一条头巾的锡克教徒，“上帝不会答应的。”

他脖子上系着铁链，象赶畜生一样，被牵到右边的一座重修不久、刚刚竣工了的大楼。该楼地下三层、地面五层。金庙骚乱就是从那里开始的。英迪拉·甘地的坦克上的大炮曾把这栋大楼差不多夷为平地。

“让我走吧。我没干坏事。”莱尔·奥贝洛瓦求着。

他肩膀上又挨了一链，痛得直叫。

“住嘴！去见我们头，科尔迪普·辛格。你去跟他解释，要是心中没有亏心事，还怕什么……”

自从渎圣者们袭击以后，旁遮普邦警方和金庙首领们之间曾订下“君子协定”。警察无权进寺庙值勤。

莱尔·奥贝洛瓦闻此便觉得两腿发软，科尔迪普·辛格是全印度锡克教学生联合会中最为激进的一员大将。他兄弟在攻打金庙战斗时被杀了。从那以后，他竭力鼓吹反中央政府的圣战。

科尔迪普·辛格一双黑亮亮的眼睛，光泽似乎从眼珠里透出来的，此时他注视着莱尔·奥贝洛瓦。他那两道审视的目光，咄咄逼人，莱尔·奥贝洛瓦有点顶不住了。

“你叫什么？干什么的？”科尔迪普·辛格慢条斯理地问道。

莱尔·奥贝洛瓦感到喉咙塞住了。他发觉自己是在金庙行政大楼地下室的一间水泥房间里。那位锡克教领导人端坐在办公桌前，后面的墙上贴着不少画像，有目光激动的宗教师祖，也有圣潘特朗瓦尔这位在攻打金庙时丧生的分裂主义领导人的。莱尔·奥贝洛瓦被搜过身，办公桌上的手枪就是他的。

他松了绑，坐在一只凳子上，前后左右各站着一个锡克教徒。从外表看，他们只在腰带上系了一把吉邦刀，除此以外，别无其它武器。然而，莱尔·奥贝洛瓦明白在他们肥大的外衣里常常藏着更加致命的凶器。锡克教人有句谚语：“没有武器的人是一头没有毛的绵羊。”金庙中藏身隐物之处，到处都有，有几处尚不为人所知。巴基斯坦国境线离这里不远，在那儿很容易搞到手枪。莱尔·奥贝洛瓦终于抬起头，迎着科尔迪普·辛格的目光。

“我叫莱尔·奥贝洛瓦，”他说道，“我只不过是一个商人而已。我时常来这里向拉哈尔·辛格购买吉邦刀，他是观庙饭店的老板。你可以去问他，他认识我……”

科尔迪普·辛格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他拿起手枪，伸到莱尔·奥贝洛瓦面前问道：

“你带这干啥？”

“防小偷的。因为做买卖，所以我常常随身携带几千卢比。”

“如果你的心是纯洁的，你还跑什么？”

“我害怕。”

“我们发现你时，你在那里干什么？”

莱尔·奥贝洛瓦耷拉着脑袋，语塞了。科尔迪普·辛格曾命人刺死了几十人。大肆刺杀旁遮普邦政治人物的短枪特遣队的首领就是他。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家伙。

“什么也没干，我当时想睡觉。”他答道。

“你睡在观庙饭店，”科尔迪普·辛格一针见血地点破，“你撒谎。你是想跟什么人约会，是吗？”

“不，不……”

沉默。高大的楼房显得十分沉寂、昏暗。一盏昏黄的灯有气无力地照着屋子。科尔迪普·辛格拿起从莱尔·奥贝洛瓦身上找到的小本子，浏览起来。突然，他眼睛一亮：“看，这里有个有趣的电话号码。”

他走到莱尔·奥贝洛瓦身边，给他指出用铅笔在别名“普拉塔普”前写下的一个号码。

“这是谁？”

“一个朋友。”莱尔·奥贝洛瓦低声答道，脸色苍白。

科尔迪普·辛格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但又慢悠悠地对他说：“这是在德里中央政府情报中心的一个电话号码。我甚至认为这是情报局的电话号码。”

这时，所有的目光一齐射向莱尔·奥贝洛瓦。他感到冷

汗沿着脊梁在往下淌。情报局，这是个敌方号码。他遇上了一个锡克教极端分子。科尔迪普·辛格放下手头的小本本，语调平稳地说：

“看来，你是个密探……很怪，我早就料到了……”

“噢，不，不是的。”莱尔·奥贝洛瓦辩驳着。

莱尔·奥贝洛瓦咽了一下口水：

“随你们便，你们会明白我是无辜的……”

科尔迪普·辛格俯下身，拧青了他的一块皮肉。

“妈的！”他骂道，“我们让人打入了情报局！在我的这本本子里有几十个跟它相似的号码，头上两个数字全是45。”

他回到桌子旁，桌上有一台黑色的老式电话机。他拨了91，这是个新德里的城市号码，然后才拨了电话号码。他又拨了一次，两次，三次，但还是不通。莱尔·奥贝洛瓦竭力掩盖自己的恐慌。有时由于老鼠咬断了电话线，结果中断了好几天。但愿没人接这个电话。

“喂，”科尔迪普·辛格突然语调温和地说，“我要普拉塔普听电话。”

他静静地等候着，眼睛盯着莱尔·奥贝洛瓦。莱尔·奥贝洛瓦发觉自己的括约肌快要放松了。另外四名锡克教徒秃鹫似地围着他。尽管他深知自己跑不远，但他还是想逃跑。

当听到科尔迪普·辛格在跟人讲话时，他知道有人接电话了。这个锡克教徒听了一会儿，阴险地笑了一下；挂上了电话。

“普拉塔普·兰波上校明天午后才到办公室，”他说，“我们可以到他家里去碰头。你想打电话给他吗？”